

主 编	顾美萍
副 主 编	陈 翔 邵 琦
文字统筹	庄新兴
责任编辑	孙 扬 朱孔芬
技术编辑	杨关麟
装帧设计	杨关麟
图片摄影	李顺发
责任校对	周倩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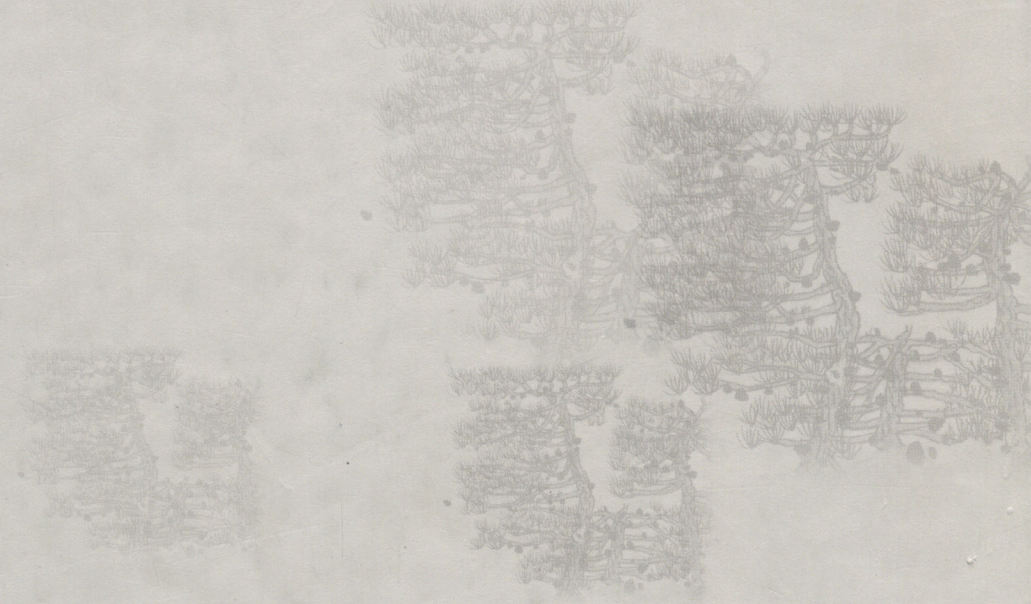
鸣谢：上海金苹果画廊



江宏的画

Jiang Hong's Chinese Paintings Collection

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



江宏的画

Jiang Hong's Chinese Paintings Collection

ISBN 7-80672-766-3



9 787806 727669 >

定价：108.00 元



江宏的画

Jiang Hong's Chinese Paintings Collection

江宏要出他的画集，让我先读了画集里的画。读江宏的画，感觉先要讲一讲文人画。因为江宏画的是文人画，不讲文人画，江宏的事，就无从说起。

文人画现在是少见，因为文人画越来越难画了。中国画一个很好的传统是文人画。

文人画的本意是放松，讲究意境和文人气息。苏东坡、米襄阳可以说是文人画的起初。文人的修养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他们画画不是要讨好别人，取悦别人，就是说是无求于人。文人画大都是水墨的，有的也有些着色，无论水墨和有些着色，都得趣。文人画是无意为之，总的感觉是淡泊，文人画的兴起，和文人生活的氛围有关，文人崇尚的内心感觉，用画表达出来，与专业画家明显不同，专业画家以画为生，文人画不同，是养心修身。因此，文人画不会有市井庸俗气、枪棒气，也不会有什么冲击力和张扬的感觉，好的文人画也得意忘形，可得的是自己的意，不同于装疯卖傻，不同于所谓新文人画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，还说自己画的是文人的内心。

文人画，有其革命性、独创性，从中西绘画发展的进程来看，文人画，相当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印象派。印象派是色彩，文人画是水墨，水墨也是色彩。老庄称道，知白守黑，计白为黑，文人画，乃至中国的文化，说到底是黑白、素色，大色无色。中国的琴棋书画，说

到底就是黑白两色。中国的古琴声，是白描单线条，无和声，是黑白。中国的围棋，是黑白，中国的书法和水墨画，同样只是黑白。西方是科学，讲究光谱，色彩学。印象派色彩里的三原色，根据光谱的变化可以加减。在光线的作用下，三原色可以减至白色，也可以加至黑色。如水墨画讲究固有色，所有的画面上的色彩，不是被分析出来的，而是依据直觉。水墨画就是用墨色在白纸上作画，而白纸的空白，不是真空。有了墨色的纸，所有的空白都是一种完满。无为而无不为，做了事等于没做一样，这就是高境界。天人合一。讲的不是改造，而是相处。西方科技、经济高度发展了，他们也乐于和自然作斗争。而中国哲学，最高的境界是和谐。人天需要和谐，争斗起来，即使赢了，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要面临报复。文人画，也是融化着中国哲学思想的。讲中庸之道，中庸之美。和谐的境界，一片欣欣向荣的祥和气象，多好。所以文人画的好处，是文人画和平、高雅、淡泊。文人画，在和平、高雅、淡泊的氛围中欣欣向荣，在浮躁、张扬，手足失措的氛围中也会存在，因为这氛围需要清凉剂，而文人画就是这么一味清热排火的中药。

文人画并不吝惜时间，也不讲究速度。文人画和体育不一样，体育讲究力量速度，文人画和科技发展也不一样，科技发展，不包含着速度。文人画从不以

画的快慢论好坏。慢功出细活，文人画，美的是静、雅、趣，尤其是趣。无趣就不是艺术了。就像陶渊明的诗，平平淡淡，慢慢读来才有味，陶渊明写的时候，一定从容不迫，因为他最喜欢的应该是私下的会心一笑，而这就是趣了。

文人画不像专业创作，要有一张代表作。文人画没有代表作，文人画画的是一个境界。看起来平淡，画的人感觉有味就可以了，无味之味就是至味了。大象无形，不去刻意用力。专业画家，是几十年去画一张代表作，文人无论画山水、画花卉、画人，画的只是自己的内心境界，内心的感觉。文人画不是酒，不是咖啡，而只是清茶，胸无功利，画出来的哪张都不会错。文人画，也只有文人好画，如果大家都画文人画了，这文人画就是到了焦头烂额的时候了。

总体来说，画好文人画，一是要修养，二是要有文人画的氛围，三是最好有家学渊源了。第一点，不需多说，第二点，是说如果是纽约、巴达格，大概无法画文人画。第三点是说，人生很短，如果从小就进入了，一辈子的时间应该够用。说了这三点，其实是说到江宏了，因为江宏这三点，他都具备了。

文人画现在很少见了，文人画也越来越难画了。中国画一个很好的传统是文人画。文人画到了赵孟頫、董其昌，之后石涛、八大，直到齐白石，文人画已经画得很完备了。再要画下去已经很难，

惟一的办法，是回到传统的文人画开始的地方去，重新检讨，从那里出发，文人画的路可以走得更宽些。江宏是这样回去了，这是拨乱反正，也是绝处逢生。大家都焦头烂额了，文人画可以让大家安静下来，现代科技高度发展了，文人画，可以让大家感觉到中国文化的长盛不衰。由此，江宏的画集出版，就大有意义了，我也很高兴为之写了这个序。

刘旦宅

序
NO.1

江宏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画家。作为一个前提，江宏早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理论家。江宏编了一千三百万字的《中国书画全书》，这书他花去了十三年。江宏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生发过绘画意义的山川、古迹。只有敦煌，他没去，他有意不去。中国绘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，敦煌是个起点，又是一个终点。敦煌不是一流画家的作品，一流画家大都留在了庙堂，敦煌是一些生活无着的画家的作品，是在有了温饱，可以尽心去画自己性命所系的画，没有声色犬马，只有枯灯冷月，还有可以画上二十年，画到性命终止的地方，一个画画的人有着终极快乐的地方，江宏敏感地感觉到，这是中国绘画史的真正底色。江宏不敢去了，因为他还不愿在心里了结中国画，中国画，已经消耗了他五十年的生命。世界上所有真正的艺术，生来都像一个矿，在它出现的时候，就已经拥有了所有的美。艺术的美永远一步到位，中国画也不例外。所有的画家，都只是一个个采矿的人，生命只有一条，性情又关张赵马，各各捧回一点，便可成了。这是人的悲哀，不是中国画的悲哀。因此，巨然、郭熙、黄公望、王蒙，还有四个和尚，陈老莲、徐青藤，这名儿听起来雷声隆隆，一辈子也画得畅快畅快，只是对那个伟大的矿而言，算得什么？甚至把所有的伟大作品放在一起又怎么了呢？还不是小小的一角，连绵有

限的几口矿井？江宏无数次见过他所能见到的所有的现在称之为国宝的中国画。他的眼睛闭起来，跟前就是一道中国绘画的长廊。他感到了画的渺小，可惜，他内心真正敬畏的文字，在他那儿都用来画了。他感到了悲凉，一个走到了山顶上看遍了四野的人的悲凉，一种真正的悲凉。这种悲凉，让他受益不浅，让他有了一个开阔的心胸，空空的心胸。而这心胸用来安排中国画的高山大川，如同吹灰、扞虱。这种心胸，让他和晋唐以来的所有山水大家青梅煮酒。在他眼里，大抵也只有二三个，可以对酒唱酬，王蒙一个，还有倪云林。好画不是仰面去看的，是平视，平等地看待。这个世界上，画过好画的人，真少，画出的好画，真能享受感动的，也真少。王蒙、倪云林不在了，画还在。江宏每每感动，他把感动讲出来写出来，他感觉王蒙、倪云林一定听见了，看到了，因为画画画得那么好，这人就没有理由听不见看不到读他画的人的意见，江宏在山顶上铺开纸，坐在坚实的山体上，仔细打量生长出王蒙、倪云林的那些好画，在洗干净的端砚上，磨墨，在笔的指引下，这墨零落缤纷，渐渐成了山水，江宏的山水，江宏神清气朗的山水。能够悲哀的人，他的快乐同样很彻底。晋唐宋元，元是晚了些，可元人显然找到了中国画的笔意，由此王蒙画到了无可挑剔，倪云林画到了无人能到。江宏快乐了，中国

画，看成一个矿的时候，感觉它小了，只看它某一幅的时候，它显然不能穷尽了，为之魂牵梦绕五十年时间，好像不亏了。这就是江宏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家，怀揣的是悲凉的心，快乐地收拾着的是他的梦中好山水。江宏也和中国画一样了，一开始就拥有所有。画由他画来一定是好画，只须他把自己胸中的垒块，一点点诉说出来就是了。王蒙、倪云林，这语气，江宏很喜欢，他也用这语气诉说着自己。在他生活的时段里，这样诉说自己的画家，细细看去，整个画坛，除了他恐怕旁无他人。人心变了。舟马不再劳顿，山水不再幽远，花鸟也世故了起来。江宏画出了好画，显然，同样没什么人愿意或者能够感动了。多少人在画画，还有不少人见到历史上的好画，只是，今日里，画界已不相信悲哀。面对历史，不悲凉，甚至可以窃笑的人，能画画吗？谁知道。面对好画，从不感动，甚至连自己的画，也没有从内心感动过的人，能画画吗？谁知道。中国画到了今天，很难再称其为中国画了。中国画的语境、语调、语气不是变了，就是很难找到了。江宏不无悲哀地具有了意义，江宏不无悲哀地可以被珍重地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画家。而这，正是江宏的宿命。江宏的悲哀，在于他知道自己的悲哀，所以江宏不能没有酒。悲哀的人不能没有酒，悲哀的人，竟然还画画，除了醉酒，还能如何？世俗的声音，

老在那儿颂扬画家的喝酒，甚至说往往醉后就有好画了。醉酒的江宏，只是在不喝酒时画画，谁信了，谁会信呢？几乎没有。不能说江宏生不逢时，同样的笔墨纸砚，同样是中国人，生在哪个年代，哪个纪元，还不是一样？不能说中国画所托非人。千百年后，细雨微风，松窗竹屋，都已无从出现的时候，一个名叫江宏的人，仍在那儿孤孤单单地画着中国画，无人愿意感动，他还是画着，甚至画到王蒙、倪云林会争相来到他梦里的份上，这能说中国画已经式微了吗？天色暗了下来，和江宏对面坐着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孤单，这孤单原本属于他，可由他感染到了我。就在这生命孤单起来的时候，我和江宏一起读他渐渐展开的山水手卷。这山水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呢？我感觉孤单地问江宏，江宏一定也有孤单感觉了，他望着我，没有回答。

陈鹏举

序
NO.2





说说自己的画

江宏

说别人的画也许会头头是道，要说说自己的画，未张口就先结了舌。因为带“自”的词似乎都不那么光鲜可爱，诸如“自以为是”、“自命清高”、“夜郎自大”等等，所以，尽管敞开了心扉，总不免是自诩。

小时候画画是兴趣，认为通过兴趣的努力可以成为将来的事业。等到在事业的位置上坐久了，就再也不会把它作为事业，定心一想，自己的忙碌，却又完完全全是兴趣。如果每个画画的人，都能尽兴，而每件作品都能得趣的话，那么，画里画外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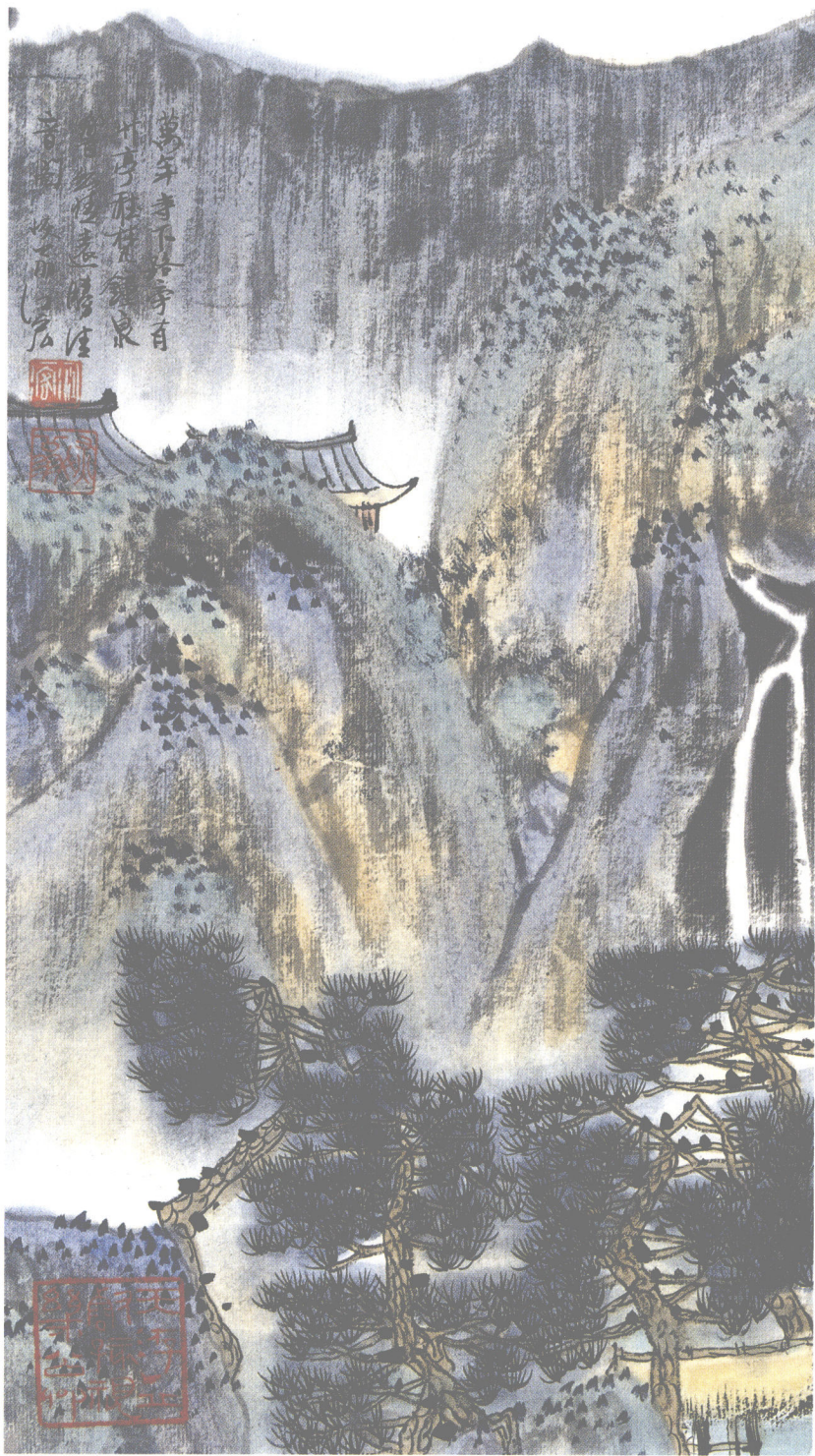
后面画旁的文字，是我添加的，该是画不足文来凑罢，空着的，不是有意作胜有声的无声，实在是无话可说。

序 一	4-5
序 二	6-7
作 品	13-125
常用印	126
仁智之乐	127-141
笔墨不随时代	142-147
独留清气满乾坤	148-152
后 记	153

目 录

纪游图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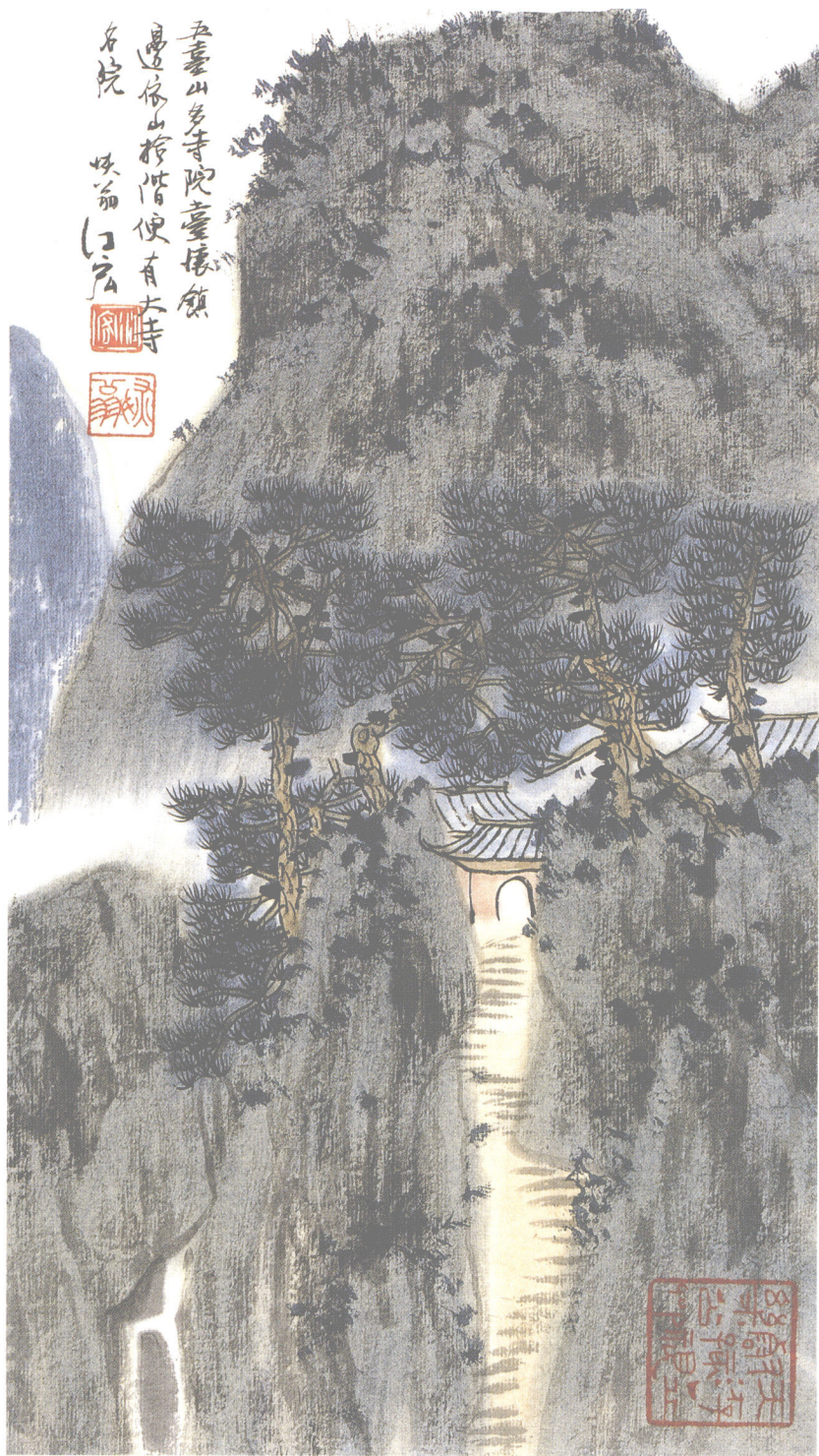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记录游历的一部册页，有名山大川，也有不见经传的小地方。地点的真实，只是一些形象的影子，更多的却是在套用笔墨程式。此图为峨眉一角，我曾在那里淹留了大半天，仰头望山，俯首听泉，直至暮色四合，才依依不舍下山。你说是画山水还是记录心情？





纪游图之二

宁武关在北宋也许是三关以外的地方，我却看出了青绿山水的味道，颇与江南景色暗合。



纪游图之三

这等寻常的山景，说是五台山也未尝不可。五台山可画之处颇多，选择寻常，不是避难就易，而是我认为寻常正是特色，所以，有点旧寺古刹的影子，就不会不是五台山。



纪游图之四

南宋以后的文人画家，对斧劈皴之类，多有微词，但吴镇的刮铁皴就无人敢说三道四。唐寅直接李唐衣钵，也获得了一片喝彩声，画坛有的是势利眼。